

重修兩淮鹽法志

兩淮鹽法志卷五十六

轉運門

淮南規復引地二

光緒二年七月鹽政沈葆楨奏竊維古今財賦之源自丁漕而外以鹽權爲大宗淮南額課甲於天下乾隆年間兩淮每年解部正款極一時之盛每遇大政如埽蕩伊犁平定金川淮商捐輸餉銀自一百萬兩至三百萬兩不等

天語褒嘉載在典冊此固

列祖

列宗締造之宏規亦亙古不磨之良法也自粵逆倡亂長江梗阻前署湖廣督臣張亮基奏請借撥川鹽行楚而鹽法一大變咸豐末年兩淮鑛廢亭荒商逃竄困幾蕩然矣同治初年前兩江督臣曾國藩克復安慶奏定淮南新章迄今十有餘載第因奏復引地迄未果行兩湖銷鹽尙不及定額之半而通泰二十場產浮於銷遞年積壓幾無隙地以容之臣於上年十月蒞任疊據場商運商聯名公稟請復楚岸值此滇黔肅清川省自有本管引界前所借銷淮界不應久假不歸臣正與兼署湖廣督臣翁同爵咨商會議間接准部文議覆御史周聲澍禁

川復淮一摺並安置川商整頓淮綱之法酌擬章程五條奏奉

諭旨准飭臣等實力奉行伏查部臣統籌全局就盈虛之數酌損益之宜實屬一秉至公規畫久遠昔漢臣司馬遷之傳貨殖曰太上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整齊之今以淮鹽固有之楚岸仍令歸淮因也以川鹽應銷之滇黔責成川鹽利導也令川省查封私井令楚省復設巡卡令淮南講求煎煉各杜其弊而整齊之也臣所謂關繫國家大計者謹以裕

國利民兩事爲

皇太后

皇上縷晰陳之查楚省抽收川釐湖北每年報部一百五十餘萬串約計合銀不足九十萬兩淮鹽銷楚岸一引從前奏明可得釐銀六兩三錢有奇嗣於分界案內減收一兩二錢實收銀五兩一錢二分七釐加以課銀每引由督銷局收銀一兩一分三釐共收銀六兩一錢四分復引地後每年卽以增銷十五萬引而論可收銀九十餘萬臣擬令淮商每年包完鄂餉銀九十萬兩如銷足十五萬引卽以釐課全抵鄂餉萬一銷不足數另由淮商按引攤賠必使鄂餉收足九十萬兩而後已幸而溢

銷其釐課亦儘歸鄂餉使鄂省費一分疏銷之力卽獲一分疏銷之利由督銷局隨收隨解不由運庫轉撥使鄂省無蒂欠之虞其湘省禁川後淮銷必暢所增淮釐每年斷不止如川釐收錢三四萬串毋庸另議津貼是於楚省餉需必大有裨益非僅毫無所損已也淮南自定新章運商獲利頗厚前此招之不來者今聞收回引地之信趨之若鶩將來增引時必須收捐掣籤方昭公允曩者認運各舊商如清水潭直省賑濟本省工賑均已繳過捐項數次始准常年辦運今新商事同一律楚岸引價尤昂此項捐輸以每票收銀數千兩計之必可

兩淮鹽法志

卷五十六

庫通中

淮百卷之四

三

集成鉅款藉充中外緊要之需所謂裕

國者此也鹽爲民生日用所必需少則淡食多則壅滯故立法之始必先計戶口之數以定額銷之數計額銷之數以定額產之數場與岸呼吸相通首尾相應方持久而不敝乃淮額未復而淮產日增無怪場竈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前數年非不急圖規復淮界其如滇黔未靖川鹽亦無出路何是以湖廣督臣李鴻章四川督臣吳棠交章陳奏川鹽不可遽停湖廣督臣李瀚章力主淮引未能驟復並非意存畛域實有萬不得已之苦衷見在情形則與前迥別正當乘此機會移侵楚之川引

轉而復滇黔之舊額譬之客民初因無籍可歸不得已而賃田耕種一旦本籍自有可耕之田斷無舍己耘人之理儻不此之圖恐再閱數年如雲南之昭通貴州之貴陽等屬例食川鹽口岸其民斷不肯茹淡將另爲他商所占彼時川淮交受其困恤淮則川患生計之絕袒川則淮滋鉅險之虞煎丁捆役以及船戶人等兩省何啻億萬同時怨望難保不勾串巨梟激而生變御史周聲澍原疏部臣復奏皆有見於淮商今日之病卽川商前車之鑒欲求兩全之法必於此時急圖收復淮鹽引地並復川鹽引地庶川淮商民各得其所源源辦運視

爲世業所以息目前侵灌之爭利尙少所以弭日後無
形之患利尤大所謂利民者此也或者謂淮鹽不如川
鹽之白難強楚民棄美而就惡抑知食鹽者以鹽味之
濃厚爲美不以其色也販鹽者以鹽質之乾潔爲美不
以其色也蓋味濃厚則一勺之鹽可抵兩勺之用質乾
潔則行遠無滷耗之虧臣到任以來竈戶場商環訴哀
籲者殆無虛日臣謂上策莫如自治求人必先反己周
諮博訪咸謂淮鹽質勝於色臘月醃物交春不變本爲
楚省所重年來場商以資本占擱不暇精求場員以泄
沓成風不復過問竈丁祇圖多煎爲利火候不齊煎成

委之於地與泥塗爲伍由竈而場無所遮蔽沿途風沙
雨屑入之收垣後爲其不銷也愈不知愛惜踐踏焉飛
灑焉出運後又有船戶之驛和子店之作僞並有參以
石膏者而鹽味不可問矣場產向有定額嗣因有產不
及額者乃改章以見產之多寡爲配運之多寡所以勵
盜產而戒短額也各場垣遂相率虛報彼此效尤拙者
積年老堆纖毫不動巧者隨加隨運餘鹵未乾水販領
一包之新鹽逾旬而僅得九折而鹽質不可問矣卽如
餘東呂四所產向爲淮南各場之冠其白與川鹽匹敵
乃因儘收儘運鹽新而鹵耗多湘鄂水販交棄之願取

其色白次而質乾潔者則謂楚民偏重鹽色此耳食之言也實則淮鹽累年滯銷無力加意講求失其本來面目耳臣竊念積弊已深莫可窮詰不得已寬其既往派委坐補江西督糧道段起江蘇候補道龐際雲帶同廉幹委員分赴通泰二十場逐堆清丈丈量准而虛報之弊絕虛報絕而鹽之等差可按籍而稽該道等不避怨勞破除情面竭兩月之力躬歷各場一律查竣臣飭取各場樣鹽親自查驗其積年老堆乾潔純淨質味均佳者亦復不少已令先儘老堆派運不使新堆驀越老堆盡後隔年之新堆又成老堆則水販轉輸無滲漹之耗

責成場官嚴飭竈戶場商多購蘆席俾禦風雨此後出
場之鹽仍有鹽味淡鹽質雜及多滷耗者商革官參夫
而後再嚴沿途之驛雜泥沙並禁到岸之減扣斤兩責
成淮南總局儀徵鹽棧及各岸督銷局層層鈐束冀挽
積年之弊端以便兩省之民食至川鹽行楚售價本貴
於淮以釐重也今擬撤卡停釐嗣後川價益輕難保川
私不抵隙而來多方侵灌湖北之平善壩實爲川淮毘
連扼要之區必須專派大員調集礮船實力扼堵此外
何處宜設專卡何處宜設分巡臣斷不敢以湖北有督
銷之責稍存推諉一切巡緝經費亦當由淮商籌措責

成見辦湖北督銷局廣西補用道程桓生選派熟悉地勢之委員前往該處相度機宜妥議通稟會商川楚各督撫臣和衷妥辦李瀚章翁同爵王文韶皆素抱忠公心存

君國接到部臣此議必能力破羣疑恪遵成法蓋鄂省所慮者餉項之不足耳今則餉有來源矣川省所慮者邊引之未復耳今則鹽有去路矣是規復淮引在川楚並不難行於淮綱萬不容緩相應請

旨飭下湖廣四川各督撫臣遵照部議從速辦理俾淮引早復一日場竈早紓一日之困

國家早收一日之利大局幸甚

奉
恭載

上諭一道
制詔

光緒三年二月戶部奏臣等伏查咸豐三年因軍興路梗淮鹽不能運至楚岸兩湖始議借撥川鹽嗣後抽收川稅藉濟餉需從此川鹽暢行湘鄂原任大學士駱秉章督川時又招商廣開井竈產鹽日旺運楚日多長江上下游及陝豫等各省軍需多恃此項鹽釐轉輸不匱底定東南是誠川鹽之大有功於餉項而爲川楚商民所利賴也同治三年淮鹽路通原任兩江總督曾國藩卽請設法整理七年又請禁川鹽入楚收復淮南引地十一年會奏川淮分界行銷楚岸以湖北武漢黃德四府

湖南岳常二府專銷淮鹽湖北安襄鄖荆宜五府荆門
一州湖南澧州一州暫銷川鹽均經臣部議准上年五
月御史周聲澍奏請禁川復淮又經臣部酌議查封私
井疏銷邊引復設巡卡嚴定期限講求煎煉章程五條
議飭兩江川楚各督撫會同整頓規復舊章暨令江楚
督臣將楚省減去川釐入款應如何以淮釐撥補之處
妥籌復奏去後旋據兩江總督沈葆楨復稱淮南收回
楚岸實可裕課利民應遵部議迅速舉行並每年擬令
淮南包交鄂餉銀九十萬兩等語欽奉

諭旨飭令李瀚章文格翁同爵王文韶遵照辦理應如何別

除積弊嚴杜私銷並著沈葆楨會商妥辦等因欽此欽遵
由臣部行知各該省在案嗣准軍機處交出翁同爵李
瀚章文格王文韶先後復奏各摺片及御史吳鴻恩奏
川鹽濟楚有利於淮附片壹件奉

旨敕下臣部一併妥議具奏欽此臣等詳閱翁同爵原奏內
稱蜀鹽入楚自前督臣官文撫臣胡林翼勦辦牙釐濟
餉大有實效迨淮綱復興江督迭有禁川之奏始則分
成搭配繼又畫界行銷淮課減輕川稅加重今已淮銷
日暢川鹽日滯矣兩江督臣沈葆楨咨商以湖北之安
襄二府湖南澧州一州先復淮引當以徒損鄂餉無益

於淮議復查淮鹽六百斤爲一引每引以課釐場稅合計共徵銀六兩七錢有奇川鹽課釐以川楚兩省併算每六百斤共徵銀九兩三錢二分五釐二毫花畹岡鄰稅尙不在內淮課一引實較川課少收銀二兩六錢有奇武漢黃德向稱旺銷之區歲額應銷四十三萬三千六百八十引荆宜等五府一州銷十二萬三千四百四引湖南澧州應銷二萬三千餘引見時淮鹽行銷武漢黃德四府每年不過十餘萬引卽將荆宜及澧州等各屬全歸淮銷武漢黃德銷數科算至多亦不過增運四五萬引以每引徵課六兩七錢計之歲收祇在三十萬

左右川鹽借銷鄂屬十二萬三千餘引及澧州二萬三千餘引之地每年以錢合銀收數總在百萬加以川中所收每年四五十萬較之淮課盈絀實屬相懸若竟禁止川鹽鄂省每年短收銀百萬兩所有京協各餉勢難照舊撥解推之川省情形當亦相同並滇黔甫經肅清遺民百存一二商情疑畏不前豈能勉強指爲川鹽銷路且禁川後川鹽無可權稅成本愈輕鹽價愈賤民間貪賤食私其護私亦必愈力將欲設卡派兵攔截而川楚交界地方綿亙千里處處可通難以盡堵辦理過急又恐別生事端況川中招商鑿井費千百之資營什一

之利一旦遽指爲私飭令封禁亦覺難服其心爲今之計惟有嚴飭產鹽各屬不准新開庶舊井漸涸出鹽日少俟雲貴民氣稍復川鹽僅能供其正引不及再行楚岸此爲清源之法是在川省設法徐圖不可剋期而辦又附片奏稱鄂省近歲所收川課合銀總在百萬之數淮鹽縱引岸全復尙難必其暢銷設或無甚把握年年以數十萬鉅款責令攤賠商力何以能逮其包完之說未可深恃且川商來楚將鹽卸載易貨回川楚境抽其貨釐鈔關收其船稅川省復就井徵釐過關納稅鹽外之利尙多非徒九十萬而已萬一復淮後川楚利源皆

竭而兩淮商力又疲兩省要需無從設措則利害攸關
不獨湖北安得不預爲慮及其餘李瀚章文格所陳淮
課收數不敵川釐包完鄂餉空言難恃各情大旨與翁
同爵原奏相同惟李瀚章摺內又稱鄂省歲收川稅約
銀百萬以上川省歲收六十餘萬此係見收實數部臣
謂引地全數歸淮可收百二十餘萬與沈葆楨所云九
十萬兩數亦不符且屬懸揣之詞短絀勢所必至語云
利不百不變法取鄂省收數與淮課較優絀已分合川
鄂收數與淮課較直有天淵之別兩淮旣爲鄂計何不
併合川計部臣所擬章程五條均覺辦理過驟謹就各

條詳細籌度其查封私井一條查川省邊引向配犍富榮三廠濟楚專配犍富兩廠犍爲自遭賊擾井竈多年歇業舊井且無力煎燒豈有餘力開鑿私井榮縣額井三十二眼除枯減外祇存九眼富順除報部額數外咸豐年間奉文募商開鑿新井一百餘眼因犍榮廢井未復正賴以盈補絀彼此相抵於額井無浮溢前經駱秉章廣爲招徠始有成效今日強迫封之於理未順況燒汲裝運多係窮民易聚難散必須妥籌善策逐漸施行非二三十年所能就理此必應展緩者一也疏通邊引一條查滇黔肅清未久埠岸焚燬商戶逃亡間有存者

資本罄盡亦難充復兼之舟楫不通肩負騾馱利輕累
重沿途局卡林立新商莫肯承認近日行邊川鹽止在
川邊營運不能直達本岸積引七萬餘張專賴楚岸挹
注非滋生一二十年後無從舉辦此必應展緩者二也
復設巡卡一條查川鹽入楚在平善壩設卡驗票至宜
昌納稅兩淮派有監掣委員稽查數目今部臣飭令改
設巡卡而引乾隆成案設卡兩處巡船數隻見在武漢
黃德分卡數十處巡勇數百人偷漏尙多兵燹後奸匪
游勇到處皆有多以販私爲業巡緝過嚴轉謂絕其衣
食勢必激成事端民情不古豈能執乾嘉盛時以爲比

例若查緝不嚴則有名無實轉變有稅之鹽而無稅此
必應展緩者三也嚴定期限一條查川省鹽井深至五
六百丈井底自能出火日久不汲則火發燎原必鎔鐵
數萬斤投入使溷乾火熄方可封禁約計人工鐵價數
亦不貲一時何從籌給加以億萬失業之眾情形岌岌
可慮必須滇黔民氣大復邊銷日廣然後人得謀生此
必應展緩者四也講求煎煉一條查此條兩淮專政經
此一番整頓敵川自無可疑惟蚩蚩之氓非目覩其色
口嘗其味豈能強令信從是亦未可驟而致此必應展
緩者五也文格摺內又稱同治初年川鹽釐金極旺本

省歲收百萬有餘自規復淮岸加重川釐運商漸覺虧
本迨奏定分界行銷釐數大爲減色見計頻年積滯邊
引七萬餘張而川中近收濟楚鹽釐猶不下六十萬兩
鄂省歲收亦百萬兩有奇兩省京協各餉多以此款指
撥今棄實收之川釐而謀不可知之淮課稍無把握所
失更多且禁川後川鹽無釐成本輕則私販愈眾不濟
楚而依然漏楚徒使川鄂頓失一百六十萬之餉而淮
引未必卽有起色淮綱之成效未見川鄂已先受其困
部臣指撥餉項亦費騰挪卽以疏通邊引論犍富榮三
廠原額行滇陸引二萬五千一百五十四張行黔水引

一萬二千九百四十四張陸引一百三十九張無如滇黔被兵最久埠店蕩然舊商失業僅有數家在近邊地方零星發販每年銷數祇及額引之二三舊引未銷新引又積疏通之法遽難強其所不能至議封私井查川商竭數十家之力鬻產借債始成一井賴爲生計鄰省流民傭工爲生者不可勝計通省額井八千八百三十二眼歷久遂多枯涸見在逐縣詳查健爲舊井且廢更無新井榮縣舊額三十二井僅存九眼惟富順於咸豐年間招商添開新井一百餘眼由省委員前往設局查明出鹽井數引數抽釐多於額課數倍其未能升課者

課以井計井之衰旺靡常課則一定不易釐從引出引之暢滯無定釐亦隨爲增減釐課名目雖殊輸將則一從前報部之井如有枯廢卽以新井填補代輸額課實與私井不同眾商依井爲命其汲井燒竈皆係無業貧民一旦無以謀生尤難安置王文韶原奏內稱湖南惟郴桂二州及衡州府屬之鄆縣例食粵鹽餘屬均係淮鹽引地軍興後長岳常澧各府州皆銷川鹽衡永寶等府皆銷粵鹽軍務既定復整淮綱見惟衡永寶仍借食粵鹽爲省南窮民一大生計實難驟議禁止若川鹽祇准行銷澧州地屬一隅臣在湘言湘不敢謂澧州之必

不可復淮也但川鹽行楚以湖北宜昌爲總要之路川鹽不過宜昌澧州不禁自禁川鹽一過宜昌澧州雖禁而如未禁地勢使然人力有所弗及至江督力持復淮之議川楚各督全持保餉之議各有職守大抵易地皆然澧州亦鄂餉所關湖廣督臣分應兼顧應飭戶部就該督等所陳通盤籌議至御史吳鴻恩附片奏稱川鹽自咸豐初年遠行濟楚旣給民食又充軍餉宜昌掣驗局係淮所設歲收川商銀五六十萬是川鹽且有利於淮譬之賃屋納租尙得謂之川私川梟平迨東南釁定遂議復淮禁川各疆臣合籌大局定章分界行銷蜀楚

稱便始息爭端非有袒護之私但知體恤蜀民也臣前奏實爲裕課便民起見若添出封井等條更恐窮民歇業釀出禍端兩江督臣沈葆楨於奏報光緒元年下半年淮南徵收課釐數目摺內聲稱查光緒元年七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淮南共課釐銀一百三十二萬四千七百三十二兩有奇較前三屆均有短絀不獨奉餉甘餉未能照解卽戶部深知南鹺情形京餉並未增撥絲毫而搜括全空未有一年解足者臣與運使坐聽參處咎無可辭通泰二十場實存垣鹽爲數甚鉅加以存棧存岸一百數十萬引成本占擱乏術疏通億萬商

竈日盼引岸之復不啻大旱之望雲霓嬰孩之望乳哺
湖北武漢黃德四府名雖屬淮其實川鹽由荊州監利
縣沿江而下直達武昌頭頭是道防不勝防澧州爲湘
省緊要門戶又係分川而不屬淮川鹽轉運較捷川販
路徑尤熟以隔省呼應不靈之員弁緝徧地皆是之川
私嚴則恐滋事端寬則難收實效川鹽入楚銷數據宜
昌局員摺報近屆如同治十三年約合十五萬九千餘
引光緒元年約合十五萬四千餘引民間日須銷鹽若
禁川必銷淮臣前摺所陳復引地後每年淮引以增銷
十五萬計可收銀九十餘萬兩包交鄂餉似確有把握

一俟川楚復奏到齊全賴部臣主持大計秉公定議以
泯私見而復成規等語臣等維法以守成爲善而積重
難返之日格於勢則法有難行第逐漸轉移豈遂無術
縱不能迫以時日亦未可任其因循臣部前議禁川復
淮所擬章程五條內如查私井疏邊引係四川鹽政專
司其設巡卡講煎煉江楚各督亦無可貸之責乃淮南
日盼收復楚岸而川鄂力持不可之議厯觀李瀚章翁
同爵文格諸奏皆言川鄂歲收濟楚鹽釐約銀一百六
十萬兩京協各餉賴以接濟淮鹽分配武漢黃德四府
行額銷四十三萬三千六百餘引之地近年僅銷十餘

萬引安襄鄖荆宜五府荆門一州額銷十二萬三千四百餘引澧州額銷二萬三千餘引卽令全歸淮銷照武漢黃德銷數科算至多亦不過增運四五萬引歲收祇在三十萬兩左右較川釐盈絀相懸等語查見時餉需緊要凡入款之盈虧自當預爲籌畫上年沈葆楨奏淮鹽復引地後湖北可增銷十五萬引擬令淮商按年包交鄂餉銀九十萬兩當經臣部查以道光三十年江督酌定兩淮鹽務新章案內每引徵入奏正雜課銀三兩零外支雜款銀三兩零計湖北額銷淮引五十餘萬道湖南額銷二十餘萬道共應徵正雜課銀二百餘萬兩

外支雜款尙不在內自淮鹽道阻楚省改食川鹽川商
在本省交過釐稅復於湖北宜昌等處按斤抽釐歲收
錢一百五六十萬串約合銀一百萬兩此外兩淮上下
半年奏報案內楚岸每年徵收淮鹽課釐亦六七十萬
兩通算楚川淮合銷并川省徵收濟楚鹽釐亦在二百
餘萬兩之數茲旣規復舊制此後川釐無出若僅以銷
引十五萬徵銀九十萬據爲定額則較從前額銷及見
在徵收所短甚鉅咨令該督嚴飭各票販務須認足原
額定銷引數領運勿稍短絀是則淮課之少於川釐臣
部亦經計及蓋沈葆楨祇就宜昌鹽局所報近歲所收

川釐數目約略核算以銷鹽十五萬引徵銀九十萬兩
定爲一年之數大概卽臣部前奏所稱歲收一百二十
萬兩亦祇就川銷最旺之年以歲銷二十萬引核算雖
非懸揣之詞然皆就目前收數言之不可爲定額也李
瀚章稱奸匪游勇到處販私大抵銷旺之區私亦與之
俱旺宜昌爲川鹽入楚總要門戶尙屬分川川鹽順流
而下頭頭是道必分侵於武漢黃德諸岸益以梟販公
行淮鹽受擠行銷極滯今如全復淮岸使川鹽顆粒無
侵并將私販禁絕誠如沈葆楨所奏民間日須食鹽不
銷川必銷淮楚省戶口殷繁安見銷數之終難增益以

兩湖額銷七十餘萬引計舊章入奏外支每引共徵銀
六兩餘見在釐課并徵每引亦六兩餘綜計一年可收
四百餘萬兩卽謂今不如昔但能銷及舊額之半亦可
得二百餘萬兩以抵見徵川釐一百六十萬之數而有
盈若必謂向行四十三萬三千餘引之地以後祇能銷
至十餘萬引向行十餘萬引之地以後祇能銷至五六
萬引遂斷爲復淮後多增不過三十萬兩准極疲之銷
數以概將來淮商之心不服也淮銷之疲川鹽私鹽實
擠之至於此卽不能先爲之禁戢而徒於滯銷後責之
淮商之心亦不服也李瀚章於奸匪游勇偷販之私鹽

則謂絕其生路恐致激成事端今以淮南垣竈商販下
及丁夫船戶數百十萬人煎燉捆運交釐納課之官鹽
乃任其存垣存厰存岸頻年占擱至二百餘萬引竟不
一爲代謀銷路亦非順理平情之道上年直東皖豫旱
區至廣各省饑民見聚江北者尙不下百十萬眾地與
淮南北各場密邇竈丁捆役之久困饑寒者難保無桀
黠之徒所恃尙有收復淮岸之議使其人猶存希冀之
心其室家猶有安全之望不忍遽鋌而走險耳一旦袒
川之說行復淮之望絕嗷嗷者知積鹽之終無銷路不
激而起焉不止此江淮閒一大隱憂也且淮商之失業

可慮川商之失業亦可慮在各該督同爲防患於未然
惟查鹽爲海產出井之數萬不敵出海之數觀於

國家官制凡設運使皆屬濱海省分其意可知況淮鹽視
各海濱尤爲較旺產旺則藉鹽爲活之人必倍多於川
省自宜早加培養以期安輯無虞川楚各督撫臣原奏
又慮小民之貪賤護私與設卡之有名無實亦情事所
必有查例載有引地方責成州縣及兼管鹽務佐雜官
分段管理按該處引銷暢滯分別勸懲又載私鹽出沒
扼要處所由各該督撫飭委文武員弁認真巡緝如私
販不及查拏或勒索不加懲治該督撫據實奏參議處

該管各上司一併查明參奏等語是私鹽在所必禁引銷暢滯地方官與有其責懲勸皆律有明條若游勇販私尤干法紀更不可因懼其滋事而貽養癰之患至欲責巡卡之效則全恃楚督之不分畛域尤視江督之牒立規模王文韶謂川鹽不過宜昌澧州不禁而自禁川鹽一過宜昌澧州雖禁如未禁乃洞悉地勢之言宜昌爲川鹽入楚總路平善壩又爲入宜昌總路向經設有驗票局今應如何增置巡卡以固藩籬其餘川楚毘連各處所均應如何設法堵緝應由兩江總督遴委妥練司道大員前赴鄂省與楚督會商辦理并令該員於抵

鄂後詳細查明見時川鹽到楚岸者確數若干約何時
可以銷竣其各巡卡亦於何時可以分佈周密將來卽
以立定各卡之曰爲禁止川鹽入楚之始以銷竣存楚
川鹽之曰爲禁止川鹽銷楚之始奏明存案至其閒因
時因地委曲布置寬而不致徒具虛文嚴而不令滋生
事變尤在各該督之用人得當督理有方務期私淨官
行淮綱重振庶於裕課利民始有實濟惟淮岸旣經全
復每年實可增收課釐若干縱不能預定的數亦應於
各商販領運之先出具切結務使比較川釐大有所盈
而按之票章原定額課亦不致多寡懸殊方足以保正

供而塞羣口其包交鄂餉歲九十萬在江督以爲確有把握而川鄂同聲謂爲必不可恃應如何開誠布公與鄂省官民先時質成以示大信尤當預爲籌及毋任疑議滋生又翁同爵附片謂一禁川鹽貨釐亦竭不知禁川鹽之來未禁楚貨之往也當川鹽未濟楚時川江豈無楚貨到岸鹽自禁止貨自流通釐稅自當無損惟川省抽收濟楚鹽釐每年實數若干久未報部迭經咨查延不登覆除由臣部另案奏催外此時旣議復淮則川省減去大宗進款卽使邊引漸可疏通計所得課釐亦不能按年徵銀六十餘萬兩支絀在所難免淮南收回

楚岸必當分款協助俾該省應解京協各餉無虞竭蹶
庶爲鄂計并爲川計以成和衷共濟之休再前議封私
井以塞川鹽之來源疏邊引以分川鹽之銷路今據李
瀚章奏以四川惟富順一廠增開新井百餘眼因犍榮
兩廠舊井多枯卽以新井補數輸稅前任駱秉章招徠
開鑿理難強迫封禁文格又奏富順廠於咸豐年間添
開新井百餘眼由省委員查明井數引數抽釐多於額
課數倍其未能升課者課以井計井之衰旺不常課則
一定不易釐從引出引之暢滯靡定釐亦隨爲增減等
因查四川井課按例以上中下等則分別完納銀數自

三十餘兩至數錢不等無論井之新舊總以輸課者爲官未輸課者爲私前因該省所開新井從無報部納稅案據是以奏令一律查封茲據奏明以新抵舊自與私井有閒惟川省額井舊有八千八百三十二眼見時枯廢者坐落何地尙照何項等則徵課實已枯若干眼新開之井據稱按數抽釐多於額課數倍夫課無常則而釐無定數隨時增減易滋弊混應令川督轉飭查明舊井枯廢確數與新井相比較多寡若何除將廢井開除外增入新井見計通省實有鹽井若干及新井所在各處所各井商籍貫姓名分晰造具清冊其新井自咸豐年

聞抽釐至今爲數已鉅究係每年每井抽釐若干核與舊井相抵外實可多收若干均飭一併詳細報部備核此後應仍令按井詳查出鹽引數分定等則改釐歸課以泯參差再令委員分界巡查如有未納釐稅朦混私開之井仍遵奏案趕緊封禁毋稍姑容又李瀚章文格奏以滇黔肅清未久舊商失業新商因利輕累重莫肯承認邊引積滯全恃楚岸融銷等因查滇黔肅清已逾數載四川鹽道身任督銷之職邊岸爲川鹽引地自當竭力疏通何得坐視興廢至以滯引融銷楚岸舍己芸人尤非長策邊民日漸生聚邊引卽可日漸疏銷應令

四川總督轉飭鹽道悉心經理先就近邊營運之數家擴充試辦有能認運者護持之使免沿途盤剝之虞多銷者激獎之藉廣後日招徠之路雖不能遽復全岸當不難徐圖進步若如李瀚章所稱非一二十年後無從舉辦甚至稽查私井二三十年尙難就理帑項所關而付諸河清難俟未免曠日誤公非所以勵精圖治也總之臣部前議章程五條鹽井邊岸額課所繫巡卡以杜私梟鹽色有關日用皆不能不加意講求爲興利除弊之計旣不可因偶有變通而遂忘規復亦不敢以多所顧慮而故事遷延內惟嚴定期一節當時非敢過爲

迫蹙誠恐任催罔應儻非勒以定限各省必致怠緩從事久且視爲具文今李瀚章以辦理過驟謂各條皆必應展緩第大局所在可以展緩期限不可以漫無責成如川省新井旣經納釐抵課填補已廢舊井之數自不能再以私論然必須造冊奏報到日臣部方爲有案可憑貴州之貴陽雲南之昭通等各府州縣兵氣久銷其民豈常食淡川引不行必爲私占亦詎可任令廢失以致課款久虛至巡緝私鹽尤爲艱務要著不獨楚岸川鹽未來者卽宜設法立限截止卽王文韶原奏所稱衡永寶借食粵鹽爲省南窮民一大生計查粵鹽定例祇

准行銷湖南之郴桂二州及鄱縣一屬今侵及衡永寶
三府淮南引岸被占亦當設法堵截雖例載有老少貧
民准其挑負四十斤聽民買賣之條然專爲孤苦窮黎
謀生而設若奸徒囤販結隊鬻私則仍在應行指捕之
例應令湖北巡撫查明分別辦理毋任奸販藉口橫行
致礙官引尤爲至要臣部於各省鹽務總司其成而不
能親蒞其事更未便懸擬定期致鄰操切惟是成規具
在亦何敢隨眾波靡大抵在川言川在楚言楚李瀚章
等目擊川楚商民之咸以禁川爲未便不能不爲楚川
爭在淮言淮沈葆楨目擊淮南之顛連困苦亦不能不

爲淮爭王文韶謂易地皆然實爲破的之論沈葆楨摺
內稱淮商成本占擱疏銷乏術臣與運司坐聽參處咎
無可辭等語查淮鹺素甲於天下故臣部指撥尤多供
應不足參處隨之若川鹽借行楚岸無考成亦無稽核
任其隨地侵灌而莫可究詰是誠川商之得計而淮綱
之大患矣要之禁川復淮事屬復舊而非變法豈容以
一時之利廢歷久之規前曾國藩謂不可使

國家二百年之定制自我而墮者也沈葆楨李瀚章翁同
爵王文韶皆久任封圻深明大義新任川督丁寶楨尤
勇於任事夙著公忠應請

旨敕下兩江湖廣四川各督臣湖北湖南兩撫臣查照臣部
上年奏案及見議各節再行會商辦理以期維持全局
保顧鹺綱仍先責成兩江總督迅飭運使傳集各商通
盤熟籌核定復准後楚岸每年加銷淮鹽大數若干必
須比較近年川楚兩省所收川釐確有增加不獨鄂餉
所需應由江楚各督核定確數按年責令淮商包完不
准絲毫短少並應議定每年協貼川省餉銀若干藉補
川釐之絀卽令川督嚴飭鹽道趕緊招商一俟邊岸全
行收復邊課收有成數或將淮餉減成或全數免解屆
時再由該督專案報部酌議如淮商能將鄂餉川餉照

議承認包交不致含混短絀卽令該商等出具切實甘結運使加具印結先行送部查核再爲知照川楚各督先將已到楚岸川鹽儘數趨銷淨盡嗣後再有侵入楚界者當以私論各岸專配淮鹽藉歸舊制至淮鹽務須一律精潔並禁驛和該運司尤當嚴督經管各員認真查察以重民食其添設巡卡一節務在嚴密詳妥自不可以草率圖成第巡卡一日不立一日卽不能禁私一處不周卽禁私不能淨絕尤在江楚兩督臣籌度合宜庶巡防可以得力以上各節固不可遽求速效各該督撫實力奉行當亦不難次第就理惟約計展緩迄何時

曰可觀成效之處應請

旨敕下各督撫妥速會商先期奏定以示限制

光緒三年二月戶部片奏奉

上諭給事中郭從矩奏川釐淮課得失利害請飭部核議一摺著戶部議奏欽此查據原奏內稱去歲御史周聲澍奏請收回淮鹽引地旋據御史吳鴻恩以川鹽未可遽議更張入奏均經戶部核議併酌擬章程五條迭經川楚各督撫瀝陳如復淮引所收不過三十萬左右較之川鄂兩省歲收銀一百六十餘萬兩盈絀大相懸殊籲請展限等情各在案臣維事機利害所關惟身歷者爲最

悉見當

國用浩繁封疆大吏無不以奉派各款輾轉籌解懼滋貽誤今川鄂各督撫旣稱全恃川釐協濟兵餉勢難奪其已成之巨款仍責以不得不辦之要需議者謂川楚二省經畫亦當爲淮鹽滯銷設想不知咸豐年間借撥川鹽已經二十餘年之久不聞淮商資本坐耗別生事端豈當軍務肅清以舊岸未復遽爾滋事若驟禁川鹽行楚則藉鹽爲活之數百十萬人一旦絕無生理是昔日淮商所失之利本爲長江道梗所致旣以武漢黃德四府歸淮亦可謂處得其平矣總之淮鹽釐輕而弊重其

利在商川鹽釐重而弊輕其利在

國此御史吳鴻恩探源之論部臣應採擇其言第慮狃於前議必以規復舊章爲詞竊恐川釐旣失又不能取償於淮名爲整頓淮綱實則川楚交受其困且川楚綿互千里

國家旣賴川釐爲餉源百姓又以見食川鹽爲利便何不因其利而利之勝於逼川爲私致滋煩擾應請

旨敕下部臣通籌大局與其慕守經之虛名不如收因時之利庶於籌餉之內兼寓緝患之方等語臣等伏查兩淮鹽課甲於天下歲徵正額銀二百七十六萬三千兩有

奇雜課外支尙不在內當全盛時實爲財賦會萃之區
軍興路梗不獨鹽難到岸各場所亦全遭蹂躪有本之
商率皆攜資逃避但餘零星竈戶仍事煎燒出鹽則由
各軍營販銷抵餉其時無商無課故雖片引不行而安
於無事迨軍務肅清淮商復歸整理舊業雖楚岸亦不
可收拾而前任兩江總督曾國藩復興淮綱之始一年
統收淮鹽課釐銀三百餘萬兩近年少減亦在二百餘
萬兩曾國藩知東南大利之原必自整頓淮岸始故自
金陵克復卽首倡查禁川鹽之議誠以借銷川鹽其利
可暫不可常不如復淮爲經久之良策也川井出鹽向

不甚多李瀚章文格原奏皆言舊井日久枯廢可知新
開各井旺產亦難持久兩淮於同治十二年冊報產鹽
分數額煎溢煎其二百八十餘萬引產廣銷隘屯積日
多細丁竈戶下及船夫等藉鹽爲活之百十萬眾積困
無告計惟早復舊岸可冀疏通儻一旦議格不行安保
必無滋事此今日之與前二十年情形不同正未可執
以概論也至楚岸淮鹽之滯銷實因川販川私紛紛牟
利以致交受其困川鹽濟楚原祇爲暫時通融故於官
不計考成於商不報名姓隨人隨地侵灌難稽加以遊
勇之橫莫敢巡攔偷漏之私無從究詰武漢黃德岳常

等府名雖分淮其實歲銷不足原額十之三四若能禁川禁私何致於此民情惟知貪賤卽色味亦未必斤斤較量私鹽賤則利便在私川鹽賤則利便在川無川無私淮鹽必能暢銷若盡復淮岸之後所增淮課比較見收之川釐總可有贏無絀臣等於正摺內已議令兩江督臣轉飭運使督率淮商先取包完鄂餉川餉卽甘各結送部所以責成於淮綱者亦已非輕若川商果能心於

國計則邊引亦庫帑所關自當及時經理俾裕課餉何必戀戀楚岸徒事紛爭臣部綜理鹽綱於謹守成法之中

尤必通籌全局誠見復淮之不徒有益於淮而實有益於課款禁川之不惟無損於川鄂而亦無損於餉需因請以規復舊章者維持定制於不敝相應請

旨敕下兩江川楚各督撫仍遵照臣部併案覆奏各節悉力妥議以期逐漸整頓至該給事中所奏毋庸再行置議

兩淮鹽法志卷五十六

兩淮鹽法志卷五十七

轉運門

淮南規復引地三

光緒三年九月鹽政沈葆楨奏竊收回淮南引地一案欽奉

諭旨令臣等妥速會商先期奏定等因當經分咨各督撫臣一面飭司督同淮商籌議去後茲據運司歐陽正墉取具各商切結加結詳覆前來臣查淮南額重課繁取資於兩湖者居十之六兩湖引地爲萬竈煎丁所託命亦千古鹽法之常經今通泰二十場山積塵封幾無隙地

竈情之迫促如彼部議之嚴切如此司淮鹺者居今日而不圖規復引地上無以循

列聖之矩矱下無以拯窮海之生靈清夜捫心可勝負疚顧禁川復淮前督臣曾國藩馬新貽均奏荷

敕部議行而迄未就緒者滇黔軍務未靖川鹽無所歸宿各省籌餉同一緊急爲淮計無暇爲川鄂計顧此則失彼此川鄂兩省所以不得不交章請緩也見在川省運黔邊引業經四川督臣丁寶楨籌借巨款官運商銷在川且存讓淮之心在淮敢吝貼川之費傳曰以欲從人則可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是欲復淮必須事事爲川鄂設

想方合同舟共濟之誼臣博採羣議集思廣益熟籌之事敬爲

皇太后

皇上縷晰陳之一曰包餉宜信就淮南餉事而論每年部撥京餉四十五萬兩尙未能解足八成他如出關緊餉貴州甘肅烏城東三省等處撥餉或酌量解濟或絲毫未解支絀至此安有餘款可籌然既經戶部議令包完論成本未免驟增論公誼實無旁貸在謀鹽票不得者聞有加引之說輻輳而來雖勒以重捐亦其所甘然謀夫孔多未必能守此大信竊思商循族世之所繫甘苦備

嘗所籌必遠與其招新商終不能爲萬眾無遮之會不如保舊商可以鞏百年不拔之基臣督同運司傳集眾商許儘鄂湘原認之引循環轉運不再另招新商以撓其權而奪其利各該商仰體

朝廷德意情願每引攤繳銀二兩鄂湘兩岸近年本可銷淮鹽二十萬引禁川以後以增銷十五萬引計之共可銷三十五萬引每引二兩可得銀七十萬兩加以原奏課釐九十萬合共一百六十萬兩擬以一百萬貼鄂六十萬貼川鄂省向收川釐分正稅加稅公費三項加稅內有分解淮局之款統在此百萬兩中查照向章分別

抵扣每年包繳之銀由督銷局按月分解責成淮商於
年終截數統算缺則如數包納溢則留備滯銷業與各
該商堅明約束取有切結達部將來淮商短繳絲毫微
臣願當其咎此恪遵部議開誠布公先示大信之辦法
也一曰定限宜豫淮南場竈盼引地之復有年矣一旦
議禁川鹽不啻久旱之遇甘雨朝發令而夕奉行猶苦
其緩情也亦勢也惟川鹽運鄂所以勝淮者淮售見銀
川收期票歷時既久帳目滋繁非寬以歲月無從清理
卽川省收復邊引亦斷非一蹴而幾之事夫趨利每敗
於欲速而用志尤貴其不紛川鹽須由井起運以達宜

平定縣志卷之二十一
三
昌完稅後分赴荆襄等府若先禁其出售則舊積者何
由歸本若先禁其入楚則已運者勢難折回臣悉心酌
議應以此摺奉

旨之日起立限一年截止川鹽出運以清其源自截止出運
之日起再限六箇月一律運竣自運竣之日起再限六
箇月一律銷竣而其流亦清儻已屆限期而川鹽尙有
尾數存岸或由川商核算成本歸淮商收買擔銷以免
輻輳亦兩全之計截止川鹽起運之日卽平善壩設卡
之始設卡後限內有票川鹽由卡驗明仍歸鄂省照常
抽稅放行淮南應於鄂之宜昌樊城湘之澧州等處酌

設督銷淮鹽分局仍歸總局統轄俟到岸川鹽售銷過半方將淮鹽運往各分局先行儲備全數封存俟川鹽限滿銷竣方准接售淮鹽如此寬以兩年則川商舊欠可陸續收回川井新鹽可陸續減運彼時卽開辦邊引官運商銷必已著有成績此遵部議不求速效次第就理之辦法也一曰用人宜慎旣禁川鹽必停川釐川釐旣停販則利其本輕民則貪其價賤難保私梟不乘閒抵隙而來引地旣經收回責商包餉淮商命脈所繫在此川鄂餉源所繫亦在此關係旣極重大籌畫不厭精詳大概以不擾民爲第一要義而關鍵在乎用人用人

當則緩急張弛悉中宵綮自能民懷德而梟畏威臣擬
揀選廉明精細力持大體道員先行商諸湖廣督臣李
瀚章必求彼此深信再行會同奏派在平善壩設立緝
私局總理其事應如何添造礮船如何抽調旱隊如何
設立分卡如何揀派委員統由該員屆時妥議通稟會
辦襄陽一帶爲潞私侵灌最盛之區亦應派員前往聯
絡地方官力籌堵緝以後湖北四川州縣協同淮南緝
私爲淮出力與爲川鄂出力無異三省合爲一家隨時
會商勤者獎之惰者汰之此遵部議用人得當私淨官
行之辦法也至淮南鹽色自去年清理場垣先儘老堆

捆運臣督同場局各員加意講求未嘗片刻懈弛見在
運鄂之餘東呂四石港金沙伍祐各場鹽斤滴淨質潔
漸可與川鹽相敵向來色次場分經見署秦分司許寶
書飭取各場原滴用灰重淋一次調集竈丁入鑊試煎
呈驗鹽樣一律潔白如霜所加工本每斤不足一文考
究既精整頓尤易爲力臣已飭分司場員如法煎煉兼
以鹽色之高下定售價之低昂別場員之勤惰鼓舞而
督責之以期鹽色蒸蒸日上斷不任其低次滴重之質
自取滯銷夫運鹽者商食鹽者民從末有不便於民而
商能獲利者儻禁川以後淮局以低鹽充數致鄂民有

祖制必不可違部議必不可梗

食貴食惡之苦臣願受湖北督撫臣參劾不敢置辭臣以二百餘年固有之引地費百數十萬各商之血本披肝瀝膽求助鄰封豈好爲苟難哉實有鑒於

國計必不可誤竈戶必不可無以爲生萬不得已之苦衷當爲川鄂所共諒臣一面具奏一面咨商湖廣四川湖南各督撫臣將臣所議各節是否允洽秉公妥議迅速覆奏並咨明臣處以便會同次第開辦仰副

聖主整飭畿綱之至意又附奏續接部咨令淮商先行籌銀五六十萬兩解赴川省以備開辦滇引之用部臣通籌

全局兼顧川淮可謂無微不至查課從鹽出楚之荆宜等府目前淮鹽未能運銷本屬無可措解惟貼川之餉部文內有俟川省邊課收有成數或將淮餉減成或全數免解等語今川省既將黔引開辦滇引繼之如果淮商之於川餉祇須籌貼一年則時既暫而不常款雖鉅而可集各商縱筋疲力盡臣當勉以大義勸令各出子金措借鉅款分批起解以應急需儻川省以邊引初開必須淮商按年津貼漸減漸停則爲日較長爲數較鉅且平善壩等處造舟招勇事事皆無米之炊更無卯年之糧可支寅年之用惟有俟荆宜等府川鹽銷竣開售

淮鹽之日爲包完川鄂餉銀之始以昭公允而順商情
十二月戶部議覆查兩淮夙稱財賦之區比因南漕滯
銷垣廠各岸積存鹽包不下二十餘萬引困竈窮丁及
販夫船戶之謀生無路者更難計數沈葆楨曰擊時艱
急圖禁川以翼復淮原摺及附片臚陳各節自爲裕課
恤商起見惟所議有與前奏或不相符者有與政體似
不相宜者有尙須秉公會議未可獨斷獨行者齟齬課爲
帑項大宗今議禁川復淮初辦伊始必求確有把握毫
無窒礙方足以保成法而折羣心臣等督率司員稽察
例案體察情形謹就沈葆楨所陳各條逐款詳加核議

原摺包餉宜信一條查上年沈葆楨議覆禁川復淮一摺奏以淮商聞收回引地之信趨之若鶩請於徵引時收捐掣籤以昭公允每票約捐銀數千兩集成鉅款藉充中外要需與此次所稱儘舊商原認引數循環轉運不增新引辦法殊屬兩歧夫招徠愈廣則資本愈充商眾運多將分買存鹽可以疏場竈之困可以裕帑課之虛若楚岸歸淮仍不及時招商認引徒任其把持竊恐原認引數有限不獨定額終難規復卽禁川後增銷之十五萬引亦尙屬虛詞懸擬未必果能如數運銷以商少力微不如眾擎之易舉且兼招新商舊商並不致失

業專保舊商新商或不免向隅是於課有虧而於情亦未盡洽况該督前言招商收捐每票可收銀數千兩此次又言勒以重捐亦新商所甘見在各直省籌賑籌防需用孔亟淮商既願捐資領運何得沒其報效之忱失此鉅萬見款尤爲可惜是臣等所謂與前奏不符者也從來惟自然之利可規久遠若勉強而補苴之其源易絕流安得長兩湖額銷淮鹽歲六十餘萬引舊徵入奏正雜課銀二百餘萬兩外支雜款不在其內近以川鹽占銷致淮引行楚不及向額三分之一復引地後必須漸復引額按照舊章以每引課釐銀六兩一錢四分核

計六十餘萬引合得銀三百七十八萬除川鄂包餉外
贏款尙二百餘萬藉以布置巡防及一切應用公費均
可裕如卽使銷數較前稍絀但多增一引便可多得一
分課釐臣部前議必復淮岸者誠冀川鹽停運淮引日
以倍增徵收大加暢旺所謂自然之利也沈葆楨不此
之圖徒議令各商每引繳銀二兩夫商販以謀利爲務
計其買票買鹽納釐納課加以水陸挑運繩席包捆需
費幾何再令按引攤交彼豈甘心折閱若稽察不嚴將
夾帶偷漏層層舞弊覲分外之獲以補分內之虧或從
而督責之轉得反唇相稽謂非此不足供誅求司隲務

者不幾情法兩窮乎南鹽分銷四路除湖廣外尙有江
西安徽江蘇三路運商照舊祇交課釐獨楚岸遽加攤
款縱在各商別有所圖情願捐繳揆之政令亦覺偏枯
且鹽務攤捐祇可爲暫救一時今擬歲取爲常舍應復
之額課新商之捐款別立攤捐名目使

朝廷虛受加派之名而實失舊有之利已非善策更恐日
後舊商借分攤爲壟斷是臣等所謂於政體未宜者也
又定限宜豫一條查川鹽之已到楚岸者勢不能任其
委棄亦不能強其運回寬以兩年之限俾得逐漸運銷
爲川商計則善矣第必俟川鹽銷竣爲淮商包餉之始

其先一年半期內川運未停川釐尙在至第二年之後
半年川鹽來路已絕釐稅全無此半年中鄂之餉五十
萬川之餉三十萬何從取給亦不可不早爲籌畫至楚
岸之禁川銷所冀復淮課昔年之額而救垣竈近日之
窮耳如該督所議恐川商知一年後之不能復運將儘
此一年內蜂擁來楚鹽到倍多不惟銷竣無期抑將四
處侵灌淮商束手坐待其一年後之能否接售皆未可
知卽使如期運售而遲之又久欲以救目前場竈之窮
已如索之枯肆勢將無及更令收買尾存川鹽成本難
免占擱又從此川淮套搭尤慮轆轤不清易啟奸商弊

實是宜如何變通辦理之處必當先事豫籌俾臻妥善
又用人宜慎一條查平善壩爲由川入楚要路向來鹽
卡皆設於此惟鹺務責在鹽政而緝務責在地方平善
壩屬宜管轄非江督所能遙制全恃楚督之和同協力
督率有方方可有備而無患昔曾國藩請禁川私摺內
已云事在楚督一心之轉移誠爲確論所有派船設隊
暨委員分卡一切事宜應由江楚兩督臣妥商會辦仍
應責成楚督嚴飭所屬認真堵緝無分畛域以成和衷
共濟之休又附片稱前臣部令淮商先籌銀五六十萬
解川以備開滇之用誠以邊引果得暢銷則川商各歸

本岸自不致舍己芸人否則徒恃設卡巡防而不能導
之生路難保無知者之別滋事端此爲川計實爲淮計
也沈葆楨若照部議早爲招商增引兼收捐款似此數
十萬金當不難刻期措集儻固持己見必俟兩年後始
議包餉殊恐緩不濟急反啟川鄂官商藉口之資而復
淮亦遙遙難必徒爲紙上空談是又皆臣等所謂尙須
秉公會議者也以上各條應請

旨敕下沈葆楨並李瀚章前奏查核復引包餉章程未能允
洽一摺一併督同運司再行悉心妥籌期於

國計商情兩有裨益勿惑羣言勿護前見勿墮成規迅速

議定專摺覆陳並請

飭令四川督臣湖南撫臣查照沈葆楨前奏條款有於各該省關礙難行之處趕緊核明具奏均無延宕其餘所議如由鄂餉內抵扣應解淮局款項及責成淮商年終截算缺溢各節凡已經湖廣督臣於覆奏摺分別駁查者臣部勿庸再議又原摺內稱見在淮鹽講求煎煉一律潔白等語查竈戶煎鹽亦須工本當此積困甚深果能捆運有加俾獲漸資周轉自可冀日有起色若依前堆場莫售則鹽且無用色何必論煎煉之本猶恐徒費講求其樞紐仍以增引爲要著該督尤當飭司力圖整

頓以復運額而保釐綱送到各節暫存臣部統俟覆奏
到日再辦

光緒四年二月鹽政沈葆楨奏再續准部咨以臣臚陳規
復楚岸各節有與前奏不符者有與政體不宜者有尙
須秉公會議者請

旨飭臣議覆等因查收復楚岸每年增銷十五萬引包完鄂
餉九十萬兩楚岸引價尤昂以每票收銀數千兩計之
可集成鉅款皆臣前奏之言也嗣得部咨以鄂中所徵
川釐不止九十萬淮南須兼顧川餉因而有鄂餉百萬
川餉六十萬之議竊思新商旣每票繳捐數千金認完

百六十萬課釐而所銷僅十五萬引則趨之若鶩者轉將視爲畏途若令舊商勻攤則未受增引之贏何肯分增引之累是以擬包完的餉免其繳捐掣籤苦樂適均無從以賠墊爲辭庶幾於事有濟所謂攤繳二兩者卽從其應捐票價勻年繳出款非加派氣則易舒增引不增商乃恪遵部議而變通之非自忘前奏而歧出之也今部臣旣以爲有礙政體臣無所用固持成見第商無新舊均託命於楚岸曾國藩謂在楚督一心之轉移者確乎其不可易可否以定議復淮之日按照川淮見銷引數除舊商已認外應增新復楚岸引票若干

敕旨湖廣督臣定價掣籤所繳之捐與其按年所得課釐兩江不敢私其絲毫應否分潤四川亦由湖廣督臣酌辦或者事權一而上下之情爭新商無隔閼之虞鄂垣無停餉之慮臣但求場竈得一綫生路絕不敢護前言

奉

上諭一道恭

載

制詔

光緒四年二月鹽政沈葆楨奏竊臣先後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三年十一月初九日十二月二十四日兩次上諭著將李瀚章丁寶楨所陳覆核妥籌等因仰見

朝廷軫念鹺綱實事求是欽悚曷可名言查李瀚章所陳曰困運商病場商以楚督爲淮商謀可謂周匝盡致第

商賈利析秋毫是其本色臣蒞任未久求復引地之牒
奚啻盈尺臣縱欲困之病之該商無自取困自取病之
理淮商散處四五省臣一待其到揚畫押方敢上陳該
商無人人甘於受困甘於受病之理新商或不顧利害
舊商則親嘗其利害者歷有年所臣有威令該商豈無
身家李瀚章謂淮商每引僅獲利三錢四分以六百斤
爲一引而淮引並滙耗包索所贏實六百八十八斤載
在刊章達諸戶部不敢誣也曰誤國計臣前奏請包鄂
餉九十萬照鄂省公文所報川釐計之也續奏包鄂餉
百萬川餉六十萬遵部議合川課計之也或者兩省所

資於川販者尙不止此數臣何敢強不知以爲知第謂
淮商所認釐課爲虛數徒懸未免深文周內夫包餉尙
未屆限臣何從信其矢志不渝良以淮商獲利甚微李
瀚章丁寶楨所言不謀而合然歷年天津災賑山東河
工本省災賑福建災賑山西災賑並非該商分內應捐
之款使其秦越相視似不當遽以法繩之乃奉揚
聖仁不竭其綿力不止而他省饑商未聞有慷慨報效如淮
商者然則淮商之不敢負

國不忍負

國也夫豈無所徵信哉今臣另片奏覆部議請由楚督籤

增引之商票捐亦歸楚省驗收似先鹽後釐一層可無煩過慮矣曰蹙民生激事變楚岸之爲淮岸也歷數百年未聞閭閻以食淮而凋敝梟販以禁川而狡起何以經二十年之浸潤遂根深蒂固一至於斯謂楚民喜川而惡淮則武漢黃德夫豈異民謂因銷淮而緝私則川販川梟夫豈並行不悖煮海煮井其多寡盈絀不辨自明以李瀚章之磐磐大才威名出臣上遠甚猶作此萬有一然之慮則濱海之竈戶掘夫挑夫數十倍於川鯨憎如臣撫此徧地無以爲生之民又將何以自解也李瀚章謂分川之界仍令淮商酌設子店自曾國藩故後

襄鄖等處遂無人運鹽良規中廢人咸惜之查樊城於
同治七年設有督銷淮鹽分局至十一年經李瀚章函
商前督臣張樹聲飭撤人所共知今謂淮南自廢良規
豈其偶忘前事耶丁寶楨正摺與李瀚章大致相同附
片謂宜清西皖岸私洵金石之論無論楚岸何時收復
西皖皆當實力整頓惟臣智慮短淺未嘗不設法嚴緝
苦無速效丁寶楨釐剔川綱伊始私梟絕跡必有成法
可師柯則非遙臣謹虛己以聽至引地當復與否臣雖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究屬一面之詞築室道謀徒延歲
月蓄疑團以附和殊乖臣子之心持成見以忿爭恐失

朝廷之體應請

乾綱獨斷俾或敬謹奉行抑或

飭部通籌庶幾折衷一是

光緒四年四月戶部議覆沈葆楨奏臣等伏查行銷引鹽
例有定界兩楚各府州縣食淮鹽者十居八九行之二
百餘年相安無事自咸豐初年淮運梗阻川鹽乘隙入
楚占銷惟時川楚各督撫勅議抽釐化私爲官藉濟民
食而充軍餉行之十餘年川商因出運旣便獲利倍贏
幾欲久假不歸矣同治二年原任大學士兩江總督曾
國藩進克金陵首疏卽策及南轡誠知淮課爲東南一

大利源緩急可恃孜孜以收復淮岸爲先務不憚至再至三三年七年十年屢疏整頓淮綱禁止川販皆格於川楚諸臣之奏議竟不行至十一年二月又請川淮分界行銷權爲調停之法未嘗不冀淮銷之漸擴漸充川銷之日減日退行之又數年川販擁擠如故淮鹺毫無起色光緒二年五月御史周聲澍奏請嚴禁川私收回淮南引地經臣部酌擬循漸布置章程五條請飭兩江川楚各督臣會商妥辦旋據沈葆楨陳請照議迅速舉行而李瀚章等先後覆奏僉言楚岸川鹽未可驟禁復經臣部併案會議仍令遵照前奏章程籌商辦理上年

十月沈葆楨以收復淮岸應議包餉立限設卡各事宜
逐款陳明又據湖廣督臣李瀚章四川督臣丁寶楨奏
以所議未能允洽礙難遽行奉

旨著沈葆楨一併核覆茲沈葆楨以引地當復與否應請
乾綱獨斷或飭部通籌等語覆陳軍機大臣奉

旨著戶部再行妥議具奏俟定議後仍著沈葆楨李瀚章丁
寶楨妥商籌辦等因欽此欽遵字寄前來查臣部總理度
支於各省鹺務總司其成而不能身蒞其事禁川復淮
之議初之自曾國藩繼之以周聲澍而臣部實主持之
乃築室道謀迄無成說各疆臣未能盡事求是徒以空

言互爭茲復欽奉

諭旨著令妥議辦法俾各省不致爲難臣等惟有持是非之
平稽盈絀之數通盤規畫折衷成憲冀以申前議而維
大局焉淮鹽素甲於天下無論全盛時歲徵正雜課銀
四五百萬兩卽近年銷滯商疲遠邈在昔而每遇工程
賑濟籌款者猶多注意兩淮各商亦能竭力輸將動輒
數萬至數十萬有川省所決不能及者良以煮海之利
源遠流長取不盡而用不竭濱淮水陸間藉鹽爲活之
人當亦較他省倍蓰川井則開鑿難而枯涸易前年李
瀚章文格摺內備言及之先因邊岸不通又廣開新井

故濟楚得以源源不絕但舊井多廢又安保新井之必
能常盈丁寶楨見已委員試辦黔岸滇邊亦當次第規
復川省鹽務斷無久任廢弛終於舍己芸人之理將來
黔滇暢銷井產有限必有不暇兼顧楚運之時亦不可
不預爲之慮川釐據李瀚章聲稱從前最旺之年收銀
百二十萬益以川省之六十萬尙不足二百萬也湘鄂
歲行淮鹽定額以票章大引計應銷六十餘萬引以每
引征銀六兩一錢四分計應收四百萬兩上下卽如沈
葆楨原議不復招商增引但以復岸後歲行淮鹽三十
五萬引計亦應收二百二十一萬有奇况楚岸全復其

民不能淡食無川可銷則必銷淮縱不能遽還舊額當亦不致終以三十五萬引爲定限課釐尙有逐漸增加之望此以產鹽之數權鹽之利就兩省互相衡較實皆淮盛於川臣等所謂稽盈絀之數仍當以復淮爲可久之策者也李瀚章之議駁沈葆楨也臚陳困運商等各條所慮非不詳密第以楚督言淮事據所傳聞未免或有失實之處如淮引正鹽六百斤分捆八包每包加給漕耗七斤半包索三斤半共十一斤每引實配鹽六百八十八斤此同治三年曾國藩奏准成案曾經臣部纂入則例者也淮商今日之病且困也實惟鹽無銷路占

摺成本所致果能設法禁絕川鹽將淮銷日廣生計疏通場商歷年積存鹽斤一旦暢售得價久困頓甦當不慮經費無出場鹽產豐銷旺價必漸平全岸歸復運商自能多中取利亦斷無明知虧累勉強具結之理上年沈葆楨必飭傳集眾商人使畫押眾商必請俟川鹽銷盡方允包餉固皆遲之又久計畫精詳而成算始定印甘各結一經到部則功令隨之夙工牟利之商人豈敢以身家爲兒戲加以沈葆楨又有包餉短交絲毫臣當其咎之奏是則鐵案具在沈葆楨能信眾商臣部卽以信沈葆楨者信之若必反覆顧慮疑難多端使復淮之

議終無見允於川楚之日則包餉之說又安得取信於川楚之時似非所以示推誠相與之道至巡禁私梟安輯販戶楚省地方官實責無旁貸萬不能因噎廢食以畏懼川梟滋事之故遂聽永遠占銷且川商失業事變誠爲可慮淮岸不復其自淮達漢失業之垣竈販商丁夫船戶沈葆楨以爲數十倍於川能保束手待斃者之必無鋌而走險乎疆臣當策萬全亦宜彼此兼顧其皖西之爲淮南專岸亦猶滇黔之爲川商專岸也皖西私販未除江督自當急圖整頓飭屬嚴緝不得以一時無效藉詞委卸然事固與川楚無涉也至滇黔官引不行

實於淮嵯有礙川督尤當剋期規復早退楚岸還淮庶不致有反脣相稽之慮卽可以成和衷其濟之休又周聲澍前奏禁川復淮摺內聲稱李瀚章札飭湖南督銷局將衡州府等處緝私巡船裁撤樊岸分銷局亦被擠撤致川私路路可通莫敢過問茲沈葆楨亦稱樊城舊有督銷淮鹽分局同治十一年李瀚章函商前署督臣張樹聲撤去今乃以襄鄖等界無鹽運往謂淮商自廢良規豈其偶忘前事各等語查楚省緝私實見議復淮第一緊要關鍵如周聲澍沈葆楨所陳恐禁川終難期成效同治十年曾國藩奏欲楚岸嵯網之平允在楚督

一心之轉移老成自有定論但知留川之非卽可以證復淮之是臣等所謂持是非之平亦當以復淮爲不易之規者也臣部前議章程五條但期各省以循漸布置並非強使爲難內如查私井疏邊引爲川省額課所繫該督兼膺鹽政職有專司至設巡卡以防侵灌講煎煉以便疏銷江楚各督臣尤無可謝之責惟嚴定期一節前據李瀚章奏稱辦理過驟復經臣部議以事關全局縱不能遽求速效亦未可漫無責成約須何時辦有就緒請令各該督撫妥商先期奏定乃迄今事逾兩年牴牾依然成議猶虛何論辦理李瀚章等前奏川省舊

井多枯藉以新井補數完稅臣部查以鹽井向有定額
究竟枯廢若干新開若干較舊數有無增減新井積年
抽釐若干奏令查明造冊送部並令將未經抽釐各私
井照案封禁日久未據聲覆課稅攸關兼爲截止濟楚
地步應令四川督臣趕緊飭查專案奏報其疏通邊引
已據丁寶楨奏明先就黔岸試辦惟期該督實力督催
滇黔久報肅清邊民生聚漸繁邊鹽疏銷自可漸廣徐
圖進步由黔及滇爲川商謀正所以爲淮民福也李瀚
章請將楚中巡卡改歸湖廣督臣派委節制以一事權
查督銷責在鹽務巡緝責在地方應如何分別委員稽

查各專責成之處卽令江楚督臣趕緊會商定議迅將
應設各卡先期分布周密預示川商以限制藉遏其蜂
擁而來之機若俟川票停後始置巡防恐官雖停而私
早漏又何從稽察之臣部前議令將已到楚岸川鹽先
查確數核定何時准可銷完一面嚴密設立巡卡卽以
設齊局卡之日爲禁止川鹽入楚之始以銷竣存楚川
鹽之日爲禁止川鹽銷楚之始似較沈葆楨之剋以年
限者稍有把握是否可行應由江楚督臣妥籌會辦又
李瀚章請將淨提淮鹽酌配引數運往襄鄖等五府一
州與川鹽試辦並銷該商等暫免攤派成本尙輕自必

踴躍爭赴漸推漸廣川鹽價高難敵庶可不禁自止等語淮鹽近來煎煉既精果使色高價減敵川自當不難李瀚章爲疏通南鹺起見如能照議試辦未始非淮綱一大轉機襄鄖等界既令淮商運鹽往銷自應仍在樊城復設督銷分局以便稽察湖南澧州亦應試令淮鹽先往並銷其衡州府等處緝私巡船均當照舊添設俾免疏漏之虞總之禁川復淮所有辦法臣部前議各條章程實已賅舉大綱惟其間隨時斟酌因地制宜則全恃身司其事者之實心講求變通盡利非臣部所能懸測而遙制也應仍請

旨敕下兩江湖廣四川各督臣湖南撫臣彙集臣部先後各
奏案妥速籌商或卽照李瀚章川淮並銷之議先爲試
辦舉行或另籌詳細章程逐漸設法爲退川還淮地步
所冀各疆臣維持大局循復舊章毋爲虛言毋拘成見
毋因立議偶歧而輒生推諉毋以積重難返而終事因
循要當其體時艱不分畛域各就地方情形熟籌興利
除弊以自盡其職所當爲用副

朝廷軫念離綱之至意仍令卽日秉公會議專摺覆奏必
使眾情允洽不得稍事延宕亦不得再有參差庶可實
見施行期於各省公事均有裨益又戶部附奏臣等伏

查光緒二年七月沈葆楨奏淮商聞收復引地爭趨若
鶩楚岸引價尤昂請於增引時收捐掣籤每票約捐銀
數千兩三年十月沈葆楨又奏招新商不如保舊商請
儘舊商原認引數循環轉運不增新引先後所陳情節
互異此臣部所謂與前議不符也新商甘繳重捐既不
准其入資領運兩楚額銷淮鹽六十餘萬引以每引課
釐六兩一錢四分核計合銀將及四百萬兩乃復引岸
不復引額歲銷祇三十五萬道較舊數十減四五舍此
額課商捐兩宗鉅款另議按引攤交失自然之實利受
加派之虛名此臣部所謂與政體未宜也茲據該督覆

稱新商接引交捐不能復認完餉舊商未受增引之贏亦不肯分增引之累因擬停捐包餉卽以舊商應捐票價責令勻年分繳其氣易舒不致辭以賠墊等語查新商認捐每票數千兩舊商包餉每票不過千兩數之多寡旣殊新商每票數千之捐剋期可集舊商每引二兩之餉卒歲以需時之遲速亦判但就目前款餉計之舍新謀舊不免稍有失算惟鹺務事有專司沈葆楨身任鹽政頻年整頓淮綱遇事必當確有定見旣據聲明前因將來定議復淮之日應如何派商領票按引交款一應事宜自應遵照定制仍由兩淮鹽政職掌經理以一

事權而專責成該督所請將應增新復楚岸引票由楚岸定價掣籤所繳捐項應否分給四川亦由楚督酌辦之處恐從此事涉紛歧轉於政體有礙應毋庸議該督原片內稱但爲場竈求一緩生路等語查臣部上年議覆包餉立限章程摺內曾言招徠廣則資本充商眾運多方能分買存鹽場竈庶有起色是招商增引之說亦正所以爲場竈求生路原與沈葆楨意見相同見在淮南積困日深應如何設法變通辦理以圖補救該督臣當於復岸之先預籌定章將各垣場廠岸歷年存滯鹽斤趕緊陸續飭商運銷俾不致臨時仍行擁擠卽令督

飭運使核定辦法隨時專摺奏明期於眾丁戶實有裨益無成見無偏聽悉心妥議逐漸疏通以輓頽綱而甦涸轍又戶部奉

上諭給事中周聲澍奏請酌留川鹽仍復淮引明定章程以裕賑需並湘西皖鄂四岸援案捐賑給予獎敘各摺片著戶部彙入二月初十日沈葆楨摺一併妥議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據原奏內稱竊臣自二年四月條陳禁川復淮迄今兩年兩江江湖各督臣先後陳奏雖屢經戶部核議外間卒無定局臣恭讀邸鈔見幫辦賑務侍郎袁保恆通籌賑款請留楚省川鹽加抽釐金以濟豫賑

一摺實屬因時變通仍爲規復淮綱起見目前事勢不復淮引舊典何存不留川鹽賑款無出查李瀚章議撥上色淮鹽赴荆襄五府與川鹽併銷淮商免派餉項成本較輕川鹽價高難敵可冀漸推漸廣數年後或議禁川等語丁寶楨亦稱辦理邊引數年俟黔岸稍有頭緒然後將濟楚川鹽漸行歸黔兩江督臣沈葆楨奏包餉項摺內亦請二年之限袁保恆亦請一年之限該大臣等均係度勢揆時實存漸復淮引之見臣陸續查察兼採風聞擬請稍有展緩予限四年明定章程酌留川鹽十五萬引行銷鄂岸酌復淮鹽十萬引分配並銷四年

之後川鹽旣歸黔岸可期全復淮綱查見在鄂省所收
川釐據沈葆楨以斤重核計每年實祇銷十五萬引上
年沈葆楨咨送淮商切結鄂省祇十三萬引湖北九府
一州舊額五十五萬九千餘引以六百斤計算尙應銷
三十七八萬引今川淮兩商所行之鹽就見收課釐核
算祇有二十七八萬引再加湖南澧州一屬額行二萬
餘引計之是兩省所欠引額尙在十萬以上兩湖戶口
繁庶民難淡食其爲川私之偷漏侵灌無疑今宜飭定
章程先責成川督查明鹽井鹽產實數每年酌派十五
萬照淮鹽斤重以六百斤成引照官稱以十六兩成斤

由川省刻票蓋印咨送兩江會印發還川省轉給川商承運此項川鹽准其權濟楚省沿途如夔州等處計卡抽釐不准夾帶入楚境後於平善壩設卡江楚兩省各派明幹委員駐局江省專管查驗楚省專管抽釐暫銷五府一州之內不准絲毫侵灌仍於荊州沙市等處設立淮川併銷局與江省撥往之淮鹽一體併銷凡分川界內所銷淮鹽釐課歸鄂濟用鄂省既得川釐十五萬引之稅每年百萬之餉有著豫賑加抽川釐每斤十文或八文每年按十五萬引計算可得錢百萬串上下計此四年當得四百萬串合銀二百餘萬兩豫中積欠藉

以了清四年之後已銷過川鹽六十萬引淮鹽併銷數亦相當或以淮課一半濟川備辦邊引運本俾黔邊早收成效其時三省合力復淮較目前情形爲順而易夫有鹽必有法淮鹽自場運岸沿途節節抽查到岸後鹽歸局銷分赴口岸皆有鹽道水程爲憑離引者以私論川鹽自入楚境完釐以後聽其所之官不過問夾帶侵灌皆不能免不獨淮引受害卽川鄂兩省釐稅亦爲減色明定十五萬引之後川督應如何認真稽查嚴禁夾帶偷漏之弊楚督應如何認真整頓力防侵灌淮界之弊應令妥籌辦理湖南澧州事同一律應由江省配撥

上色淮鹽前往賣成湖南撫臣設局併銷此臣請酌留川鹽十五萬引之說也至丁寶楨奏皖西本兩淮專岸官票不及私販之多不若先行整理引課自增等語前閱邸抄有商民呈請援照同治十年前督臣曾國藩奏辦直隸賑務成案捐銀四十萬兩請認運淮引十萬道聞戶部咨會兩江督臣通盤籌畫見在晉豫待賑孔亟場竈積引堪虞沈葆楨目擊時艱必能轉飭運使迅速核辦然欲救場竈目前之急非勒限新商將所請十萬引數月運竣不能使場無積鹽湖北武漢黃德四府額引四十餘萬道新增引票卽專行四屬亦屬正辦惟丁

寶楨既言皖西官不敵私應請先將新增官票酌分三省配派決無滯銷之虞至運往荆宜等處併銷之鹽應於新舊各商中分配前往李瀚章既稱川鹽價高其淮鹽應如何酌籌暢銷之法統歸江督核奪此臣請酌復淮引十萬道之說也此次明定章程各昭公允賑務餉需兩有裨益應請

旨敕下兩江督臣悉心妥辦咨商川楚各督臣迅卽覆奏至晉豫饑民待賑尤切去冬商民所捐四十萬兩自係有著之款若舍而不收殊屬不知緩急併請

敕下兩江督臣速飭收解毋令商民遲延貽誤其或勻撥兩

省之處伏候

聖裁又附片奏稱再臣前閱邸抄見山西巡撫臣曾國荃等奏辦賑捐并指湘西皖鄂四釐岸查該四岸見行淮引內有前督臣曾國藩奏捐直賑每引四兩增引四萬道均經給予獎敘此項賑捐若取之過重恐滋弊竇曾國藩所定四兩之數未能輕議增減擬請援案將四岸商民照新商每引各捐四兩以濟晉豫賑款俟收有成數由運司照章給予獎敘並准移獎各等語臣等伏查光緒二年四月升任給事中前御史周聲澍奏請禁川鹽復淮岸疊經臣部暨兩江川楚各督臣先後核覆尙未

定議三年十二月商民信成和等十三家赴臣部呈請
捐助晉賑增認票引當以事關全淮利弊據呈咨令兩
江督臣迅速查覆本年正月御史張觀準奏晉災極重
請飭兩淮速收商捐賑銀酌給引票銷鹽裕課復經臣
部議令沈葆楨督飭運使查明有無窒礙據實陳奏并
示諭該商等令赴兩淮聽候核辦二月初十日幫辦河
南賑務刑部侍郎袁保恆奏請緩停止楚岸川鹽於例
抽釐稅外爲豫賑加收十文或八文先以一年爲限若
川鹽暢銷如故再試一年統將加收釐錢撥豫抵欠以
後如川仍暢銷俟豫欠完清後卽以加釐全抵淮課又

經臣部議以加征川釐關係楚蜀兩省餉源奏令李瀚章丁寶楨詳查見時川銷暢滯情形核定能否試辦如果有利無礙餉需即將暫加川釐若干限文到半月內覆奏辦理等因行知遵照各在案茲復據周聲澍以不復准引舊典無存不留川鹽賑款無出請予展限四年酌留川鹽十五萬引與增復淮鹽十萬引明定章程並銷鄂岸又請將商捐銀兩速飭收解暨西皖湘鄂各岸商統令按引攤捐濟賑照章給獎等情條陳入奏臣等查近年鄂省冊報歲收川釐錢一百五十餘萬串按每斤抽錢十八文每引配鹽六百斤核算歲銷川鹽

實祇十五萬引上下今周聲澍所請酌留之數適符見
銷之數是使川鹽照常暢行毋乃與勅議禁川之初心
自相刺謬李瀚章議提淮南淨鹽運赴分川界內並銷
臣等正摺中擬令沈葆楨照議試辦誠冀淮銷自此日
增川銷自此日減若以四年之久仍令川鹽占銷十五
萬引之多楚中食戶未必遽加淮鹽更何從進步且此
四年之內不思設法逐漸減川增淮一旦期限遽臻亦
復何能驟行禁絕卽謂因豫賑故暫留川鹽當思袁保
恆之請加川商釐錢李瀚章之請緩淮商派款重川稅
輕淮本無非爲徐圖規復地步今明定十五萬之數俾

川商得以藉口奉公陰圖久假名欲禁之實姑縱之該
給事中此次所議章程核與復淮原議殊覺節節相左
其謂四年之後川鹽即可全數歸黔是則丁寶楨所不
敢預期者該給事中亦何能確有把握至所請責令川
督稽查井產實數刊票會印給商配鹽運楚沿途置卡
嚴防夾帶及平善壩沙市等處設局江楚各委幹員分
理查驗抽釐事務不准川鹽侵灌淮界並分淮課以歸
鄂餉加川釐以清豫欠提淨鹽以銷湘岸借運本以濟
川邊各節均經臣部於前擬禁川復淮章程暨先後核
覆兩江川楚各督撫侍郎袁保恆等諸條奏及此次正

摺內逐事詳籌折衷成法聲請由在事各疆臣就地方近日情形通盤策畫准今酌古擬定妥晰規條隨時奏明舉辦茲周聲澍條陳前因應請

旨敕下兩江湖廣四川各督臣湖南撫臣查照該給事中原奏並臣部見議各摺片仍照正摺彙集歷次奏案一併會同妥迅籌商將湖北荆襄等五府一州湖南澧州一屬能否先令川淮分成配銷暨能否預定退川還淮年限暫加濟豫與夫查川井設巡局派員分辨一切事宜應如何陸續布置使不致別滋事變亦不致徒事具文務須逐節秉公詳議定章俾各省商民允協奉行垂之

久遠有利無弊自此次定議後應由該督撫遴委賢員
各司厥事各盡厥職不准再有推諉亦不准仍事因循
庶幾重整鹺綱保正供而維全局奉

旨依議欽此

兩淮鹽法志卷五十七

兩淮鹽法志卷五十七
轉運門 淮南規復引地三

三

兩淮鹽法志卷五十八

轉運門

淮南規復引地

四

光緒七年四月鹽政劉坤一奏竊淮南鹽務額重課繁鹽產自場行銷於岸全楚引地爲淮綱命脈所繫前督臣如曾國藩沈葆楨於淮綱討論最精著有成效屢次上疏請禁川復淮終梗於川楚迄今未行上年十一月臣接准部咨議覆四川督臣丁寶楨將濟楚川鹽按月酌定七八百引並以減運川鹽徐圖退步卽當增運淮鹽力爭進步令照湖廣督臣李瀚章原議由淮商提取淨

鹽酌配引數運赴鄂省見分川銷之五府一州試辦配銷限一箇月專摺覆奏等因臣查川鹽借銷楚岸曩時連檣下駛累萬盈千漫無稽考今既定以限制足爲復淮張本惟治鹺以疏引爲先而疏引以籌銷爲急川淮同此銷路必須川鹽能減一分始淮鹽能進一分否則徒有減川之名而無銷淮之實當經咨商鄂省擬由淮南派員前赴平善壩設立稽查川鹽局每月除額銷川引外餘均作爲私論以符部議嚴杜明減暗增之弊一面咨詢川省月銷川鹽七八百引是否照淮南六百斤成引計算抑川省另有科則滿計川鹽斤兩與淮鹽不

相上下便可提鹽配銷卽或贏於淮南但使所贏之數不甚過多亦尙能逐漸進步茲准四川督臣丁寶楨覆稱川省奏定章程每水引一張配花鹽五十包每包連皮計重二百二十六斤每引連皮共重一萬一千三百斤等因以淮鹽每引連漕耗包索六百八十八斤計之是川鹽一引抵淮鹽十六引四分有奇月銷川鹽卽以七百引而論已抵淮鹽一萬一千四百九十餘引每年共抵十三萬七千餘引川鹽一引較淮鹽一引增至十六倍有餘無怪淮商聞風裹足溯查湖北五府一州從前皆言每年可增淮鹽十五萬引係按六百斤正引計

算臣連滷耗包索細加覆核並確查宜昌川鹽總局歷年呈報加稅數目衰旺不一大致相同光緒六年分僅合淮鹽十三萬三千餘引川省減定之數比實銷之數已屬有盈况繞越偷漏之鹽尤難保其必無五府一州祇此銷路已盡被川鹽所占淮鹽雖煞費經營既不獲盈尺之地焉能圖得寸之功卽甘心虧本亦無路可銷此數年以來所以絕無一商認運也部臣謂其中必有窒礙難行之處可謂洞見癥結但楚岸引地上年臣蒞任兩江後卽派員前赴鄂省與李瀚章詳細熟商一時仍難遽復而淮南場產日增岸鹽日積若並此配銷亦

不能辦不特無以慰眾商雲霓之望並有負李瀚章代
淮籌運之初心丁寶楨抑川讓淮之美意臣督同運司
悉心妥籌淮南目前未敢遽存奢望但求每年日減川
引若干淮鹽得有銷路無論路途之險成本之重總當
責成鄂湘兩局額內各商力任其難酌提淨鹽前赴鄂
省五府一州及湘省澧州試銷此項試銷之引李瀚章
原議雖令暫免攤派而川引既減鄂省月收川稅未免
稍絀且李瀚章來文業已允准設局所收前項課釐不
敢存留絲毫擬卽全貼鄂餉儘收儘解庶幾川商不致
驟行失業淮鹽或可循序漸進鄂省餉需仍歸有著合

無仰懇

天恩敕部查照楚省每年可銷川鹽合淮鹽實數重加釐訂酌減川引若干配銷淮引若干行知各省恪遵部議和衷會辦以仰副

朝廷鄭重淮綱漸復舊規之至意七月戶部議覆川鹽之占楚岸向來官少私多徒減官引不能盡杜私銷則有損於楚釐終無裨於淮運光緒二年臣部奏禁川復淮循序布置章程五條第三條卽請增添局卡以遏川私茲劉坤一原奏內稱已咨商鄂省由淮南派員赴平善壩設稽查川鹽局每月除額運川引外餘均作爲私論

以符部議嚴杜明減暗增之弊一節查平善壩固係由川入楚扼要之區而宜昌以下江路節節可通自非多設分卡不足以資扼守淮南委員未必熟悉川楚地勢應請

旨敕下湖廣督臣湖南北各撫臣不分畛域協力同心各飭所屬查明舊設巡卡各處所及川楚毗連各界酌量設防認真巡緝務使層層攔截毋任川販片帆隻艦得以偷越入楚民間不能淡食私淨則官必暢行不特於庫帑有益卽楚餉亦可借以周轉且荆宜等處旣能盡堵川私則武漢黃德境內更無侵灌之虞亦不難逐漸暢

銷復二十九萬引之舊額從此淮網起色征收課釐日
增於鄂餉更有裨益楚督李瀚章身任兼圻所有楚岸
設局堵截川私一事應請責成該督力任其難卽令將
宜昌府一帶從前設立局卡船隻雇役盤查川鹽章程
詳加參核或應仍照舊章或宜隨時變通會商江督劉
坤一妥速定議重整規條奏明核辦毋稍稽遲是爲至
要

光緒七年五月鹽政劉坤一議覆給事中戈靖條陳淮南
鹽務指詢各節臣伏查兩淮鹺務甲於天下每年數百
萬餉源每場數十垣命脈胥是賴焉果有當除之弊可

興之利臣亦何敢畏難苟安惟淮鹽新章行之近二十年所收課釐逾六十萬歷次所捐鉅款尙不在內而各商猶復黽勉從事以有餘潤可沾其裨益於公私不得謂非辦有成效就臣歷官兼管鹺務之處淮鹽似較勝一籌該給事中竟稱鹽務之壞以兩淮爲最甚立論殊欠持平兩月以來經臣督飭運司洪汝奎諮采輿情詳稽案卷始知人言之有由來而所陳多不足信部議洞若觀火實令外閒官商佩服不忘除減川配淮業由臣專摺具奏外其餘不外增新引包鄂餉疏岸銷裁捐費四端謹就岸務商情悉心參酌爲

皇太后

皇上縷晰陳之治鹺無他專重銷之一字銷果暢商雖少而轉運亦靈銷若疲商愈多而出售彌滯此一定不易之理而官銷之暢滯則視私鹽之多少淮南自被川鹽久占鄂湘引地徧地皆私漫無稽考該給事中原奏亦謂川私山積淮南以見有之商運已認之引抵岸後已須守輪一年或半年之久查鄂岸見尙請運丁丑上半年之引湘岸見尙請運丙子上半年之引而兩局已存鹽各十餘萬儀棧且存十七萬餘引之多上倉有費住日有費辛工官息又有費成本占擱乏術疏通舊引之積

壓如此若再另增新引其敗可立而待譬之治水不問去路之通塞而專事濬源終虞決口治病不問病人之虛實而漫言峻補必致傷身部臣不逮頒引而又許將窒礙情形據實陳覆可謂洞見癥結此新引斷難驟增之實情也包餉之議勑自前督臣沈葆楨原奏許儘鄂湘原認之引永遠循環不再另招新商以撓其權而奪其利舊商所得足償所失故人人踴躍具結事至取結達部其確有把握可知臣抵任後該舊商猶復稟催並無異說見在復淮尙無定局將來應否增引增商亦難懸揣今昔情形既不相同辦法不能膠執臣愚以爲鄂

中引地不歸淮則已果以引地歸淮無論舊引新引舊商新商鄂餉斷可無虞短絀蓋銷川鹽則完川稅銷淮鹽則完淮釐但使鹽有去路則餉有來源鄂中每歲所收川稅以錢合銀約在九十萬兩左右有案可稽如以淮商包餉爲不足憑或將鄂省向有川稅項下籌解京外各餉奏請改撥兩淮由臣督同運司妥籌解濟鄂餉旣歸有著則復淮應亦有成一轉移閒鄂淮皆無所用其推諉至於入境川釐旣停之後到岸川鹽未盡之先所需鄂餉淮商自應兼顧應俟復淮定議由臣咨商楚督並飭司局設法籌維不至因此貽誤此包餉係屬可

靠之實情也課釐之盈虧惟視銷數之衰旺當此度支拮据首宜講求疏銷然查兩淮鹽色不如川粵之佳鹽價不如川粵之賤疏銷之法惟在緝私自湖北之荆宜等府州及湖南之澧州借銷川鹽兩省之門戶盡失在在巡緝爲難卽使隨處設局督銷恐亦徒糜經費他如湖南衡永寶三府久爲粵私所占侵灌以下府州前督臣曾國藩與臣隸籍湖南明知該三府戶口數百萬淮鹽片引不行而未嘗委員前往設局督銷者以該處山路紛歧民情困苦緝私不能嚴密設局亦屬徒勞祇合留爲藩籬以存限制至江西爲臣久官之地深悉粵鹽

一入贛甯四通八達堵截無從與湘鄂情形大略相似皆因私鹽多而官引不行非爲官引少而私鹽始至否則卽無官局商販自可行銷該給事中謂鄂西不多設局分銷以致停滯者非也上年綜核各岸銷數惟皖岸與前屆不相上下其鄂湘西三岸均屬短銷而湘岸爲甚該給事中謂湘岸溢銷至倍爲鄂省所不及者亦非也夫鹽務貴變通盡利尤貴斟酌合宜以兩淮引地久爲川粵所占以致淮引滯銷詎可不圖規復然非步步踏實必致有始無終有損無益見在鄂湘西三岸兢兢保守腹內各府州不使私鹽孱入而於積慣行私之處

逐漸經營以冀得尺則尺得寸則寸臣督同運司力行
重淋之法務期鹽色乾潔以敵川粵私鹽而於局卡交
武督緝之勤惰廉污分別撤留賞罰並添撥水陸精銳
之勇以壯聲威凡此目前整頓之方卽爲將來擴充之
計至於淹消一節實爲鹽務一大弊端然自曾國藩設
立章程課輕釐重不特補運之鹽令完全釐卽被淹之
鹽亦完半釐已屬無可取巧又須州縣履勘出結商人
亦憚煩難臣嚴飭各局於報淹可疑之案立派親信密
查以杜虛捏此則疏銷不敢稍懈之實情也派捐最屬
病商當此陳鹽日積積困未紓誠如部議必須休養商

人以期漸復元氣臣接據各商開呈清摺臚列見捐名目分札司棧各局務將一切冗費分別酌裁其中以局用爲大宗鄂西等岸所以不欲多設分局者以此餘則在局候委各員薪水爲款亦鉅臣通飭各局以後不得多收委員卽係熟悉鹺務堪備差遣之員亦必遇有缺出方准派委至於地方善舉必須察酌事宜量子限制不得一味見好濫應濫支此浮費見在裁汰之實情也臣查兩淮鹽務近來口舌紛紜無非爲改章加引起見厯考曩時鹽法屢蹶屢振初立一章無不爭先恐後不數年而良規中廢大率前鹽甫暢後引遞增以爲引增

卽課充多多益善不思增引而不增銷年復一年積疲
成困百病從此而生乾隆嘉慶年間屢有疏銷帶徵之
奏無非爲積引難銷力圖補救究之挪新掩舊挹彼注
茲於課項有何裨益前督臣陶澍創行淮北票鹽意美
法良初行盡善厥後加引至四十六萬不特淮北銷疲
甚至侵銷淮南邊界而南鹺至道光末年幾於不可收
拾前事之失可爲殷鑒曾國藩初定新章之際設局招
商迨商認之引足敷岸銷遂卽撤局停招與李鴻章商
定循環轉運之法嗣增湖南辰州碱鹽二十四票輾轉
不清久之始定又以協賑天津楚西加引四萬岸商漸

形支絀曾國藩頗歉於懷經前督臣李宗義奏明有案
以後從無增引之事至今楚西各岸銷數雖滯而守輪
待售尙有什一之獲各商視爲恒業局外欲屨越而無
從逐逐耽耽乃爲把持壟斷之說以撼舊商而請新引
甚至本無辦運之資亦無辦運之志欲以新引轉賣漁
利始於運司繼於鹽政終於戶部撫拾浮言更端嘗試
光緒三年曾有商民信成和等赴部遞呈請增新引十
萬道捐銀四十萬兩淮南奉文日久並無一商來淮一
錢繳庫經沈葆楨奏駁有案茲由該給事中奏請由部
頒引可見伎倆層出不窮祇知罔利營私不顧擾亂鹺

政臣聞此次若輩併力一舉計在必行幸荷

聖明燭照如神部臣維持大體淮綱賴以大全否則大局一
爲動搖不堪設想矣臣職有專司責無旁貸深知曾國
藩所定鹽法一秉至公歷久不做故各前任莫不恪守
舊章今該給事中以收引地加引票責臣不知二者可
合而不可分如以荆澧六府州之地歸之兩淮或可酌
增新引至於見在引地於見行引票尙未全銷安得再
增以速其敗臣之區區但期裕課不敢存彼我之私但
期便民不敢有恩怨之見然復淮與增引則事在並行
能復引地不必如沈葆楨所奏不增新引欲增新引則

必如沈葆楨所請收回引地此外成規具在斷不可輕涉紛更奉

旨戶部知道欽此

光緒八年六月鹽政左宗棠奏臣整頓鹽務收復楚岸引地非揀派妥員辦理官運水陸分安營哨常川巡緝不能速覩成效當飭署兩淮運司徐文達湖北督銷局道員程桓生等妥議官運章程由臣札委甘肅補用知府儘先補用直隸州知州石本清領運重淋眞梁上色鹽五千引先赴湖北螺山監利由漸而入以次分起接運行銷爲商販之倡導一面由臣親軍挑撥步隊一營札

委前署臺灣鎮總兵福建儘先副將楊在元督帶挑撥
水營一營札委記名遇缺簡放提督黃本富督帶刻日
開赴川楚交界地方責令彼此互相聯絡妥爲辦理該
各員在營隨臣辦事多年於公私義利之辨尙有分曉
事體輕重緩急之宜尙能體會而押運員弁及水陸哨
長又許其自行挑選歸其約束所需薪工廩餼均由臣
核定從優給領厚恤其私正以勵其奉公之志較之尋
常循例差委實覺倍加慎重冀免貽誤

光緒八年六月鹽政左宗棠奏臣前於籌辦淮鹺一摺同
時鈔稿分咨四川湖北湖南各督撫初意丁寶楨久有

退還淮南引地之奏此時請復引岸當無異詞湖北餉源臣原摺已爲籌及適彭祖賢未接臣鈔咨摺稿之先先就臣籌擬復淮辦法入告益啓樞部諸臣之疑竊意彭祖賢拜摺後見臣咨鈔摺稿當已釋然而丁寶楨咨商限年盡還引岸緘牘亦至似籌辦淮鹺一事尙有轉機臣固不敢壅不以聞也按四川督臣丁寶楨咨從前川商濟楚每包重至五百數十斤一引之鹽每年銷引一萬五六十道占攔淮引四十五六萬道到任後先將包口改歸舊則每包僅重二百二十六斤嗣以邊鹽銷路漸暢節次減濟楚之引見在月銷七八百引每年計

銷八九千引是又明減五六千引合前計算實已減去
一萬二千餘引若照淮引推算則讓還淮岸者已三十
一二萬爲今之計或將川引按照上年部咨再減一二
百引以六百引爲率俟三四年後黔滇流民招徠漸多
川省鹽鍋改煎較順斯時兩江卽不議復淮四川亦自
能禁川晝清引界其言漸次減引以讓淮本末兼賅由
衷之談確有把握與部議截運立限之意又適相符兩
淮自此可有復引之望亦又何求惟稱合計濟楚川鹽
實已減一萬二千餘引則荆宜鄖襄各府州借岸行銷
之鹽自日見其少而川鹽侵銷越岸者乃日見其多臣

原奏川鹽由荊州監利而來武漢黃德一帶並受其患
非虛語也意者四川雖有明減之文而委員商販旣以
侵占爲利湖北又以川鹽廣銷多收釐稅爲利固有丁
寶楨禁令所難周意念所不到者歟如是則淮鹽接銷
與鄂岸緝私之法不得不切實講求以期歸諸至當夫
籌辦淮鹺而以復引爲重者非但裕課亦以便民四川
旣議按月減一二百引淮鹽自應增三千二三百引民
食方無短絀之虞又必先於湖北荊州所屬之監利縣
螺山等處銷售淮鹽以杜川鹽侵銷武漢黃德地方方
免更張之迹臣原奏擬委妥員先領五千引運赴螺山

監利試銷由漸而入蓋卽指此按監利縣額行淮鹽四百斤小引八千八百五十引合六百斤大引共計五千九百引茲查監利縣屬尺八口觀音洲白螺磯螺山每年銷川鹽六萬包合淮鹽大引已二萬二千六百引其越監利螺山侵銷淮岸者無數可紀蓋蜀船順流迅駛無船巡緝莫可誰何也若夫水陸扼要布置川鹽明減暗增誰爲稽察不但淮岸仍受其患卽川督減川鹽讓淮岸苦心經營亦祇託諸空言湖北固有緝私之權矣然督撫方以川鹽爲餉源官吏商民羣視川鹽爲利藪誰肯別其爲官爲私兩淮固有行鹽之權矣然行鹽隔

省何能察地方官吏緝私之勤惰商販混雜何能知川鹽之或增或減彼時緘牘頻煩無裨實濟臣原奏挑選親軍水陸各一營赴湖北四川交界引地備巡緝之用者以此茲既欽奉

諭旨暫停赴鄂敢不懍遵至彭祖賢直謂淮岸緝私之營爲客軍並請

旨停其赴鄂事憑臆度似覺非宜夫以疆域而論兩江與湖北盡人知有彼此之分若專就引地言之則鄂省本是淮轄引地需用兵力與否淮自爲政與鄂省無干聽客所爲並非不可卽如江甯江蘇同隸兩江中隔一水而

江蘇各府州地方盡屬浙江引地淮鹽過江浙鹽過江均
以私論往制昭然見在浙江水路設師船三十二號
委候補副將陳旭管帶分泊江蘇各要隘陸路設卡局
綦布星羅浙撫有需派妥幹員弁協緝之咨臣與撫臣
無不立應相率爲常並無窒礙浙江水陸巡緝之營設
於兩江境內兩江巡緝之營設於湖北境內夫亦謂引
岸攸關各有攸宜爾奚湖北獨以客軍視之詫爲勑見
乎茲值川督擬減引讓淮兩江應由螺山監利以漸而
入先清借岸溢銷武漢黃德之川鹽舍水陸巡緝別無
辦法而水陸暫從螺山監利入手並非遠駐川楚交界

之處可比諒川楚自無異詞可否請

旨敕部議行伏懇

聖裁至目前川稅未停湖北應收監利螺山等處淮釐仍應照章收解將來川稅停後兩淮應貼鄂餉悉聽部議遵行八月戶部議覆臣部前於議覆左宗棠興復淮引摺內令將川鹽立限截運分成配銷明定包餉章程會同地方官巡緝私鹽詳查臣部厯次奏案和衷商辦奏准行知遵照各在案今左宗棠以四川谷商復減濟楚川鹽限年盡還淮岸謂籌辦淮鹺尙有轉機預陳辦法請議遵行等因具奏前來臣等按該督所稱減川之後官

銷日少私侵日多明減暗增莫爲稽察楚省官吏旣以川鹽爲餉源誰肯別其爲官爲私其論實中川楚之弊而其建議巡緝從螺山監利入手謂川楚諒無異詞是猶會商未定而辦理之法仍未得其要也川鹽病淮固由重包加斤而致弊之由尤在私井過多減運之法必須先由川督查明井數按引計煎溢額之井或立限封禁或以旺抵枯煎有定數而後多運之源清嗣將到岸之鹽與楚督查明斤數立定分配章程按限行銷而後私銷之流塞今不限其煎運第恃四川減贖六百引之說爲憑限其銷數則限外之鹽勢必盡化爲私恐如楚

督所云欲益反損即使強禁而川商數百萬資本盡歸
烏有又恐如川督所云變生意外此二者均不可不防
且川督旣肯讓淮而復云空固有之餉源取償於不可
必之淮釐代楚謀者尙爲慮及則受餉者更可知矣臣
部前奏謂必須明定包餉數目實亦有見於此該督前
云楚省如有急需亦可隨時接濟今云川稅停後鄂餉
悉聽部議至減川之後復淮之前此數年中如何分明
鄂餉旣無數目以後應包歲額亦未明言此川楚之所
以不能無疑慮也夫楚之倚川亦謂餉源所出耳兩淮
果能指定鄂餉數目使之確有可憑而又將積楚川鹽

定限銷竣再行接辦淮引底幾轆轤一清舊制可復或謂川鹽僅減一二百引淮鹽祇增三千二三百引焉能遽包鄂餉不知川督固言川鹽明減暗減已去一萬二千餘引計合淮鹽已讓還三十一二萬引加以見增之數約已三十六萬餘引以每引六兩三錢計之可收課釐銀二百數十萬兩楚督既有並行不悖之奏則收數似有可憑亦何不可定額之有專欲難成自古爲然爲今之計非從本源處與川楚會商恐規復淮岸終無成議應請

旨敕下左宗棠仍遵兩次欽奉

諭旨及臣部所指各節與丁寶楨涂宗瀛彭祖賢開誠布公
悉心商酌妥議會奏辦理奉

旨依議欽此

謹按川鹽濟楚嗣經川督覆奏按月減引以爲退還
淮岸之漸其楚西皖三岸新引另詳加引篇

光緒九年十二月鹽政左宗棠奏再湖北之安陸襄陽鄖
陽荊州宜昌五府及荊門州暨湖南之澧州同治十一
年川淮分界摺內議明仍由淮商就中設店撥售迭經
鄂省暨戶部奏咨催辦而淮鹽迄未運往者一以川鹽
徧地皆是淮鹽幾無可立足一以鄂餉未經議明淮商

總不免觀望見在鄂省兩岸奏加新票三萬引挨輪較
滯亟須開拓銷路而川鹽一時尙難驟禁飭據鄂湘督
銷局具稟責成額內各商揀選色白味佳之鹽與川鹽
試辦分銷擬於沙市樊城爲總匯先從岳口螺山設立
子店逐漸進步淮鹽定章每引收課釐銀六兩四錢八
分以後五府二州照章核收全貼鄂餉除扣川鹽加稅
項下應行解淮二文半外比較鄂省所收川稅不相上
下鄂省無虞短絀經臣咨商湖廣督臣卞寶第接其覆
文允先試辦此事早經部准已飭湖南北督銷局趕緊
督商運鹽試銷

光緒十四年八月署湖廣總督裕祿奏竊照湖北襄陽鄖陽安陸荊州宜昌五府及荊門州暨湖南之澧州前於同治十年奏定川淮分界案內此五府一州地方准銷川鹽仍由淮商設店零售嗣於光緒九年經前兩江督臣左宗棠據督銷局議覆擬於樊城沙市岳口螺山等處設立局店試辦分銷所收淮鹽課釐按照川鹽章程全貼鄂餉仍扣川鹽加稅項下應行解淮錢文等因附片具奏奉

旨戶部知道欽此旋據湖北督銷局會同湖北鹽道籌議淮鹽向係按斤成引按引成批合照川稅正課加課公費

章程併計每斤共收錢十八文以十五文半歸楚二文半歸淮每批提鹽五十引應收釐錢五百四十文內以四百六十五千文歸楚七十五千文歸淮歸楚者徑解鹽道衙門撥歸善後局充餉歸淮者由督銷局解交金陵支應局稟經兩江督臣曾國荃批准咨會鄂省遵辦所有湖北督銷局前解沙樊等局店又湖南督銷局前解澧州津市子店售銷淮鹽照川稅抽收正課加課錢文數目業經奏報在案茲據湖北鹽法道惲祖翼詳稱湖北督銷局移解樊城沙市等局店光緒十三年分共售鹽四十六批計二千三百引照川稅收正課錢一

萬五千七十千文加課錢六千九百千文又湖南督銷局移解澧州津市子店光緒十三年正月起截至九月初八日奉文停銷之日止共銷鹽一千三百六十六引照川稅收正課錢九千四百二十五千四百文加課錢四千九十八千文除加課錢文由局截半分解金陵支應局核收公費錢文留半歸外銷五成公費項下入收另報外其正課全項同加課解鄂一半及公費一半充餉錢文均解善後局接濟餉糈

謹按以上樊城沙市等處試辦川淮分銷並津市子店停銷日期

兩淮鹽法志卷五十八

兩淮鹽法志

卷五十八

轉運門

淮南規復引地四

北